

論語古注集箋

論語古注集箋卷二

吳潘維城學

八佾第三

釋文凡二章

箋

皇疏此不標季氏而以八佾

也四書考異曰篇名非出自聖人何嘗有寓褒貶意惟第十六篇之首又值季氏此因更以下二字名篇耳其不於後避前而前若豫爲地者蓋以論纂成後一時標識而然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注馬

日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

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

樂有八佾之舞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

識之也

集解○釋文伯音逸
八伯左隱五年傳公

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服虔注用六六八
四十八用四四八三十二用二二八一十六則八伯
者八八六十四人也公羊傳曰天子八伯諸公六諸
侯四何休註六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四十六人與服
氏異季氏爲魯大夫舞當四伯左昭二十四年傳將
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于季氏呂覽淮南亦云
二人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舞必以八人成列故
鄭爲列此二人乃二八晉侯以樂之牛賜魏絳亦是
曰魯隱公考仲子之宮初用六伯則魯羣公之廟庭
由是亦皆六伯可知季氏大夫當用四伯而有四伯
八伯故於襄廟六伯之中取其四伯并自之四伯
而或八伯以此知萬者二人之當作二八明矣長洲
惠士奇春秋說曰左傳將禘于襄公云云臧孫曰此
之謂也不能庸先君之廟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伯舞于
庭是也不能用之於先君之廟而用之於季氏之庭故

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後錄亦據左傳謂季氏卽平子又引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季氏八佾舞於庭云云卒逐昭公其爲平子無疑馬注以爲桓子非羣經義證又引呂氏春秋察微篇高注亦作平子云其僭侈已久桓子踵而行之四書臆言曰論語八佾舞于庭又曰雍徹于三家之堂以廟卽是堂堂前有庭歌在堂上舞在堂下也但季氏大夫亦何得遂僭天子禮樂且三家者仲孫叔孫季孫也仲孫慶父後叔孫叔牙後二人皆得罪以死本不宜世有享祭卽祭亦不宜三家並廟卽並廟亦斷不能以天子禮樂祀慶父叔牙季友三人卽並祭三人又何得獨稱季氏此無解者予論宗子作大小宗通釋因得解此蓋魯爲宗國以周公爲武王母弟得稱別子立宗當祀別子所自出觀大因立文王廟于魯觀史爲周公之所自出名出王廟觀左夫祭文王而可以不用天子禮樂也乎其用天子禮樂者以出王故其祭出王者以宗子故也若三桓爲魯桓公一廟漢儒不解而爲宗卿亦得祭所自出而立桓公一廟漢儒不解

有謂公廟設于私家者。觀此正三桓所自出之廟。以三桓並桓出故。稱三家堂。以季氏爲大宗。故又獨稱季氏。其所以用天子禮樂者。以桓公故。而桓公得用之者。以文王周廟得用之。羣公以下皆相沿之。故然而僭矣。文王周廟得用之。卽周公大廟伯禽世室。皆不得用。而可用及羣宮乎。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謂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武王此天子之禮也。此正與夫子之歎同。意蓋記言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用其說。近僭多疑之者。故其說如此。論語述何云。此篇類記正名辨分之事。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公始僭八佾於惠公之廟。又僭六佾於仲子之宮。隱公是而僭公之宮。皆僭八佾矣。樂舞以象功德也。自是而後。公之宮皆僭八佾矣。樂舞而已。三桓設公大夫士無廟。樂鄉飲鄉射。笙歌琴瑟而已。三桓設公廟于私家。因僭八佾。不仁之甚也。蓋據左氏說。季氏當用四佾。據公羊家說。季氏且不得有舞矣。維城案說文。無佾字。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千童羅舞成八溢。春秋繁露。三代改制文質篇。僖溢員僖溢方僖溢。瞻

饌溢衡知伯古皆作溢然經傳皆作伯不作溢說文
肉部有振骨也从肉八聲疑古止省作骨骨字从八
則凡伯宜皆以八人爲列服氏說爲長論語後錄曰
呂氏春秋云秦穆公遺戎王以女樂二八宋玉招魂
云二八侍宿王逸注二八二列也後漢書祭祀志舞
用童男女十六人是古皆以八人爲列亦足證服說
之確維城又案魯至定哀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而
八伯爲廟樂之僭不書於春秋者春秋例不書大夫
之祭夫子此論所以補春秋之闕也下以雍徹旅泰
山放此韓詩外傳十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伯旅
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下兩
事類舉總斷是其證矣

三家者以雍徹注馬曰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雍

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

家亦作此樂者也

集解○釋文徹直**箋**雍詩作雖序
列反本或作徹**箋**云禘大祖也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注包曰

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也雍篇

歌此曲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

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

集解○釋文相息亮反助

也辟必亦反

箋長洲陳奂毛詩疏曰辟公謂諸侯也君也注同

進莊存與詩說云顯相者周公也士禮有顯相與子皆稱孝皆稱哀必所祭者之子若孫矣豈凡助祭者

所得與乎長洲何焯義門讀書記曰廟制室外爲堂堂外爲庭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注包曰言人

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也

集解漢書翟方進傳引此解箋云言不仁之人亡所

施用不仁而多
材國之患也

林放問禮之本

注鄭曰林放魯人也

集

箋

左昭二十八年傳有林雍

定八年傳有林楚哀十一年傳有
林不狃皆魯人則放或其族歟

子曰大哉問禮與

其奢也寧儉

箋周論語述何曰林放季氏之世臣也見
以禮乃木末兼具不可偏廢廢其末則秦人之縱肆

晉人之清談將作三代之治泯然矣曰與其奢也寧
儉言救文雖莫

如質亦貴中也**喪與其易也寧戚****注**包曰易和易也

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易不如哀

戚也

集

解鄭曰易簡也

釋文其易以鼓反和易**注**

箋陳

曰包以爲和易意與戚相反然世情當不至此禮弓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悔焉耳矣時人治喪以薄爲其道失之簡略故夫子以爲寧戚言必盡哀盡禮也當從鄭論語後錄曰臨喪不哀是簡維城案禮記檀弓云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正義謂物多哀少不如物少哀多況乎物本不多者乎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注包曰諸夏中國

也亡無也

集解字論語發微曰釋文亡字無音知讀如

君臣父子之義同乎夷狄不如滅亡之爲愈春秋爲國諱且欲據魯爲法故見義於此論語述何曰夷狄之者春秋於中國無禮義則狄之衛劫天子之使則書戎伐邾牟葛三國同心朝事魯桓則貶稱人之類言朝則有君可知諸夏之者如潞子嬰兒之離於夷狄雖亡猶進爵書子君子之所與也書滅亡國之善辭言當與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注馬曰旅祭

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祭泰山

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止也○集解

文旅音呂馬云祭名按禮記王制正義論語季氏

祭山曰旅救與音餘○季氏僭之也又公羊云三望祭泰山河海是魯祭泰

山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是以禮器云齊

人將有事於泰山論語古義曰班固述贊曰大夫臚

岱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小顏曰旅陳也

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士冠禮注古文旅作臚爾雅

釋山河東岱又云泰山爲東嶽水經禹貢山水澤地

所在云岱山爲東嶽在泰山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

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注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尙知

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也

集解

文鳴呼本或作烏乎音同曾論語述何曰禮五嶽謂則登反則也不享許丈反魯則魯非龜蒙兒釋之皆不以封泰山之陰則齊其陽則魯非龜蒙兒釋之比惟天子有方望之祀無所不通蓋魯始僭三望季氏因之猶八佾也林放知問禮舉以勸冉有之詭隨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釋文爭絕句必也射乎鄭讀以必也絕句

曰鄭讀必也絕句者言君子平日必無所爭也射乎者言於射見眾人之有爭心也然射義用此文鄭注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揖讓而升下而飲注王有爭也亦以必也射乎連讀

曰射於升堂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

集解○釋文揖讓而升下絕句

鄭注詩賓之初筵則云下而飲而飲王於鳩反注同又如字

云掛讓而升下也

若餘人讀則云指讓而升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
屬下句然此讀不及王意也陳顥云義疏概指餘人
竊疑王肅亦從鄭讀釋文升下絕句復引鄭注詩則
云下而飲明與注詩不同也又射義鄭注下降也飲
射爵者亦指讓而升降勝者祖決遂執張弓不勝者
襲說決拾卻左手右手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
之是以射者爭中釋文指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
是鄭讀不以射者爭中釋文也論語補疏云皇疏謂下
屬下句似指鄭氏詩箋何未考射義鄭注且此王注
實以七字連屬爲句未見其指讓而升下爲句以指
讓而升下爲句正莫明於鄭氏射義注釋文以下字
絕句正本射義故又引鄭注賓之初筵以明其異不
知宜七字連屬爲句鄭氏或下而飲句或指讓而升
下句如王氏此注且指讓爲句云升及下則升字可
句下字亦可句皇疏非也論語偶記云此文見論語
禮記兩處禮記注云飲射爵者亦指讓而升降案儀
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
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

升射是射時之揖讓而升下也大射又云勝者皆袒
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手加弛弓
於其上遂以執附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
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于
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時之揖讓而升下
也此孔子所言者飲也若謂既以禮升降而飲此罰
爵其事可慚是以射則爭中非言揖讓而升射故康
成禮注言亦以明之惟箋詩賓之初筵引作下而飲
與注禮異約略斷取**其爭也君子注**馬曰多算飲少
實不如禮注之勝**其爭也君子注**馬曰多算飲少
算君子之所爭也集箋論語發微曰孔子問魯君臣
執政可以無爭示國人者惟行鄉射之禮讓爲國而身未
射乎蓋行鄉射則揖讓升下之禮備具禮記射義言
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而後記孔子射於矍相之
圃弟子國人咸在篇末亦記孔子曰君子無所爭數
語知發於此時云其爭也君子者謂求正諸己而已正
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此君

子之爭也射義又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射是宗廟之事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注

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也此上二句在衛風

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集解鄭曰文成章曰絢文釋

倩七練反盼普覽反字林云美目也又正簡反箋論

又正莧反絢呼縣反馬曰交貌鄭曰文成云云箋論

後錄曰盼開成石經譌作盼巧笑即冶由笑盼所謂

目流眇是也義見淮南子毛公則云倩好口輔盼黑

白分群君則云倩蒼白色盼黑色三解皆異一說又

云詩巧笑之瑳瑳即倩案瑳玉色鮮白也以倩爲瑳

義與群君近陳奐毛詩疏云楚辭大招醫輔奇牙宜

笑顰只王逸注顰笑貌倩與顰一聲之轉傳云好口

輔卽屬輔也釋文倩本亦作禱引韓詩云蒼白色是
韓詩作蔣蔣草初生蒼白色韓詩依字作訓與毛訓
異盼从目分聲以分詰盼此同聲爲訓之例韓詩馬
注論語並異絢說文云詩云素以爲絢兮从糸旬聲
不言其義儀禮聘禮注采成文曰絢與此同義賈疏
引此注作成章曰絢知唐時已有異本聘禮注又云
今文絢作約釋文約音巡涇胡承珙古今文疏義云
說文有絢無約從禮古文也此文作絢當亦古文論
語述何曰素以爲絢近于野容而非天質矣禮本
乎天言內心也子夏怪以爲絢爲粉飾故問之

曰繪事後素

注鄭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眾色然

後以素分其閒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

須以禮成之也

集解○釋文繪事胡對反本又箋說
作續喻美女如字又夷主反

繪會五采繡也下引此文攷工記凡畫續之事後素
功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鄭司農說下

引此文作續惠士奇禮說曰古者裳繡而衣繪畫繪之事代有師傳秦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辨閒賦白延密有章康成蓋目睹之者鄉射記曰凡畫者丹質則丹地加采矣論語後錄曰丹色亞於赤丹以成質素以成文文質之交畫之遺制見焉羣經識小曰青赤黃白黑謂之五采故自亦采也讀書叢錄曰古論作繪魯論作續維城案說文續織餘也从糸贅聲義與繪別自當以作繪者爲正曰禮後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注包曰予我也

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其言詩已矣集解箋漢

經無者字論語述何曰子夏因後素之說而進之以碩人首章言莊姜之貴族次章言容儀三章言車服四章言賤御皆諸侯夫人所從同者苟非禮主於內何以見莊姜之賢後乎言不可緩也故夫子以起予嘉之而刪素以爲絢之句見子夏明無邪之旨發止禮之訓有贊述之功也論語補疏曰起之義同於發

子夏起於當前顏子發於退後韓詩外傳三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于者商也云云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

足徵也

注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也夏殷之後也

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

集解

禮記禮運云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注杞夏后氏之後徵成也無賢才不足與成也宋殷人之後或據此文謂之字可連下讀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注鄭曰獻猶賢也

我能不以其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

足故也

集解

箋獻爾雅釋詁云聖也書大誥民獻有十夫大傳獻作儀書皋陶謨萬邦黎獻漢

孔宙碑費鳳碑斥彰長田君碑皆用繁儀字儀廣雅
釋言云賢也獻可作儀故可訓賢史記孔子世家引
此章無文獻不足故也句謂子序書傳時語論語發
微曰孔子雖觀坤乾之義夏時之等然以文獻不足
之故未及筆削成書以齊六經之列周有百二十國
之寶書文也使于夏等十四人求之獻也文獻足而
春秋成故能據魯親周故殷紂夏運之禮亦可推而知
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注鄭曰禘祭之

禮自血腥始

天官遵人疏禮記禮器正義○釋

箋

論語釋故曰爾雅禘大祭也凡祭之大者皆謂之禘

祭天莫大乎圜丘與南郊祭也凡祭之大者皆謂之禘

禘謂冬至祭天於圜丘而以鬯配謂之禘也郊稷

之所自出天也周以夏正祭青帝
以稷配亦謂之禘也祭地莫大於
於五年之祭皆曰禘是禘天神二
地之禘不灌灌者據宗廟言宗廟
王之制曰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
日祠夏曰禴其二則三年之喪畢
得行之左傳叔向曰以寡君之禮
三年一禴五禴禴禴禴禴禴禴禴
祭諸侯得禴禴禴禴禴禴禴禴禴
於大廟立禴禴禴禴禴禴禴禴禴
廟而文立禴禴禴禴禴禴禴禴禴
稷廟文立禴禴禴禴禴禴禴禴禴
祭於武王廟其下則穆之遷主祭
廟文王廟其下則穆之遷主祭
未毀之廟各於其廟祭不升合食
禘昭穆也禘昭穆也禘昭穆也
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
饋食禘也凡天子三年喪畢而禴
於大廟明年春禘也

於羣廟祀自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祫在秋
禘在夏廟以禘者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
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
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
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
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於大廟以賜魯也明堂位曰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是則成王命魯唯
禘於周昭廟而不及羣廟與天子之禘有殊其後僭
於他廟昭十五年禘於武公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
八年禘於僖公皆行於一廟而不徧及羣廟但用天
子之禘禮耳其始禘用六月其後或以七月或以
三月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呂氏春
秋言魯惠公使宰讓如周請郊廟之禮桓王瑤使
史角往止之據此則非成康所賜始於惠公也天子
宗廟禮九獻魯亦如之君灌爲一獻夫人灌爲再獻
禘禮尸未入先奏大磬之樂九變以致其神歆餼
醑禘也然祭然後尸入而行灌禮明堂位灌用玉瓚

金部正并無效

衡

一

+

大主鬱尊用黃目是謂君以圭瓚酌黃目之鬱鬯授
尸灌地夫人以璋瓚酌亞灌也既灌之後則君出迎
牲視殺而薦腥於堂爲朝踐是三獻四獻乃薦孰於
室爲饋食是五獻六獻尸是九獻尸食畢而醕之有
人饋賓長醕尸是九獻尸食畢而醕之有
有獻祝宗獻賓獻卿大夫士及倭而禮畢論語後錄
曰此當以周禮記易參求之凡祭獻之屬莫重於
灌灌者以鬱鬯降禮記易參求之凡祭獻之屬莫重於
周禮大宗伯所謂以肆獻裸享先王是凡祭求諸陰
陽之義也肆獻所謂以肆獻裸享先王是凡祭求諸陰
陰故先求諸陰郊特牲謂諸陽灌所以求諸陰周人貴
凡祭重灌於禘尤甚故夫子欲觀之諦視日觀非常
視也故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禮作祿易作盟
本書記作灌並同集解用孔安國義文無依據鄭說
近之馬融易注云盟者進爵灌地以降神此是祭
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祭祀之盛莫
過飴灌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
之矣虞翻曰坎爲水坤爲器艮手臨坤坎水沃之盟

之象也故觀盟而不薦孔子曰禘自既灌吾不欲觀之矣馬虞皆以論語釋易然則易之說與論語合矣惠棟周易述云禘行於春夏物未成孰薦禮獨略故云不足觀論語述何曰禮不王不禘尚周皆禘魯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下及武王文母審諦功德創制顯庸也魯僖公僭禘禮於周公之廟非禮也灌以求諸陰以人鬼爲主與祫及時享同其僭猶未著既灌而往則視延帝尸皆天子之禮故不欲觀言周公不饗也江聲論語侯賁武進莊述祖論語別記並連下章釋之侯賁云禘大祭也緩言之則曰大祭急言之則合併爲禘反語也灌者酌鬱鬯灌地曰降神也明堂之祭天帝異饌亦異其肫天無灌而祖有灌曰灌祫降神推人道曰接天公羊宣三年傳所謂自外至者无主不止也是故禘莫盛于灌孔子觀之意鬯神怡故曰既灌而往吾不欲觀此歎美之言猶方氏襄廿九年傳季札觀韶舞而歎觀止也或因是而意孔子必知其說故問焉雖然其肫可觀也其說難知也豈觀之而遂敢自信爲知之哉故答以不

知也別記云義疏云先儒舊論灌法不同一云於大
 祖室裏龕前東向束白茅置地上而持鬯酒灌白茅
 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而鄭康成不正的道
 灌地或云灌尸或云灌神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
 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
 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灌謂以圭璋酌鬯始
 獻神也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灌尸大宗執璋瓚亞灌
 鄭注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案
 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
 尸是灌神之禮而鄭注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尸乃
 得獻乃祭酒以灌也今案灌義雖異至宗廟有灌天
 子諸侯之禮同也魯之失禮孔安國以爲魯通祀躋
 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不知孔子仕魯在從祀先公
 之後不當復議逆祀而鄭康成說又與魯禘義異明
 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
 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又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
 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
 灌川玉瓚大圭明魯禘有灌魯郊無灌矣郊特牲曰

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鄭注黃目黃鐘也周所造於諸侯爲上也正義云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罍彝周以黃目天子則黃彝故曰於諸侯爲上也又周禮司尊彝職曰春祠夏禴禴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禴用尊彝黃彝追享朝享禴用虎彝雖彝今魯禘灌用黃彝不備前代之器從諸侯禮也至迎牲以後朝踐再獻之時則曰吾不欲觀之矣又禘之禮其餘可以類推故夫子曰吾不欲觀之矣又禘之見於春秋者閔二年有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禘于大廟左傳昭十五年傳將禘于襄公是魯大廟有禘羣廟亦有禘昭十六年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是晉亦有禘矣蓋三年喪畢台祭於大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諸侯與天子禮同而天子有禘與諸侯異魯祭大廟用禘禮遂假禘之名其實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祭自別故不議禘但議既灌而往者之饌禮也襄十年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郊特牲云諸侯之宮縣而祭

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
僭禮也是禘於羣廟皆僭天子之禮樂也惟灌尊猶
未踰制耳夫子所以深譏之也此章譏既灌而往者
之僭禮不讓魯祭假禘之名下章又問禘之說者鄭
注禮喪服小記及大傳以禘爲郊祭然以記文考之
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
殺而親畢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
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上言四親下言四廟并及庶
子王則所謂禘不當主祭天言也大傳曰禮不王不
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
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
祖大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鄭注大
祖受封君也干猶空也空祖無廟禘祭之於壇卑大
夫士有空禘則諸侯禘於大廟明矣大夫士及其高
祖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其不當
謂之郊祭亦明矣禮三本曰王者天大祖諸侯不敢
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尊卑尊者事尊
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也是辨貴始者所以

事其先辨尊卑者所以事百神也上言祖宗下言郊社若郊禘合而爲一又何貴始事尊之辨哉白虎通云帝者天號始祖所自出之帝故曰天大祖王肅之說斯近之矣趙匡附會其說以爲魯禘文王則非也蓋自魯以禘禮祀周公故殷祭謂之禘由是而時祭亦謂之禘大廟謂之禘由是而羣廟亦謂之禘魯謂之禘由是而諸侯亦謂之禘習而不察故於魯禘之灌節取其禮之正又問禘之說以正其名之不正也春秋書禘于大廟又書大事于大廟有事于大廟書吉禘于莊公又書有事于武宮殷祭曰大事時祭曰有事於其始書禘以著其名之不正又書大事有事以著其實非禘觀此而微言大義可以互相發明矣周禮遷人疏禮器正義引鄭此注禘祭之禮自血腥始按鄭注周禮小宰云祿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以祭祀惟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莫稱焉是宗廟以灌鬯爲始而言自血腥始當指降神以後正祭之始不則所謂禘祭或指郊祭而言則郊不當有灌議魯失禮然疏所引鄭注不盡又皆主祭宗廟

言宜從
區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

示諸斯乎指其掌注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

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

集解○釋文箋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無錫顧棟高

易了以鼓反注春秋大事表曰禮記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鄭注所自出所感生帝也論語或問禘之說

子曰不知也以生人幽渺所謂聖人有所不知者是

也以其爲天地生人之始萬物皆爲同體故知其說

者治天下不難也論語述何曰惟王受命于天其

功德必以天諦之必德如文王而後可以配上帝子

孫之明德恤祀者若殷三宗周成康元臣之勳在王

室者若殷之阿衡周之文母周公方與於大享知其

說者則周公其人也稱上帝則子孫不敢私其祖宗

臣下不敢私其所事故南郊定諡乃指之廟立之主
大行受大名則與於禘細行受細名則不與於禘魯
自僖公僭郊禘然曰天子爲之諱於春秋不言始於論
語不言郊不知禘然曰天子爲之諱於春秋不言始於論
曰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爾雅禘
大祭也郊與明堂祭之大者故皆謂之禘惟周公能
知禘故朝諸侯於明堂而天下大服是爲禘之說非
僭竊之世所得聞也故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
也云云明有天下而王者方舉禘祭天下之服於禘
見之非謂天下之人皆可知其說也黜犧故中庸仲
尼燕居兩篇並言明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
如指諸掌而已乎明言治國如指諸掌非謂郊社嘗
禘如指諸掌也明堂法龜文一至九之數皆可以指掌
求之故言明堂之法之事亦指其掌也明堂位曰成
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
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

二流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
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據此知魯郊用建寅
月所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祀周公於大廟但用
禘禮卽以比明堂之祭故明堂位稱魯大廟天子明
堂實非明堂之禘也魯頌閟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
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此感天
生稷之事又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謂祀帝於郊配
以后稷也又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此但言周公魯
公止是宗廟之禘非公皇祖配上帝之禮也莊氏說魯
禘旣灌而往皆以天子之禮僭上帝羣廟故孔子不
觀公羊穀梁兩家言魯有周公之祀公羣廟而不
及文王魯頌亦無文王之祀記禮者皆不言惟左氏
言魯有周廟祀文王當是相因而僭至於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祖所自出者天也周公審
諦功德知后稷始封文王受命皆感天而生故能配
天配上帝帝世有木德王爲大皞後爲周之先郊與
明堂之祭世有其位號推之五帝三皇六十民
雖絕地廟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王者通三

統或絀滅其子孫當不廢其宗祖祭法言禘郊祖宗
之制及於五帝者此也魯之郊禘失禮故禮運孔子
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
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
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據魯
親周故殷絀夏之說也論語爲微言故與春秋之辭
同禮運爲七十子所傳之大義故直明魯禘非禮蓋
自僖公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
作頌適當文公之世開君臣相僭之漸此則周公之
衰孔子傷之故曰不知也讀書叢錄曰禮中庸注示
讀如真諸河干之寘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包
注指示二字連文義不可通指其掌論語後錄述其
父煌云古有指掌算術見徐岳術數紀遺法以三指
三間間有三節以食指上節爲一中節爲十下節爲
百中指上節爲千中節爲萬下節爲十萬無名指上
節爲百萬中節爲千萬下節爲萬萬亦名運掌算孟
子所云治天下可運於掌者是也指掌算術最易指
其掌謂如指掌而算不待煩言而決故曰示諸斯示

讀如鄭注中庸治國示
諸掌之示餘見前章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注包曰孔

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故不致敬於

心與不祭同也

集解○釋文箋春秋繁露祭義篇祭

祭然後能見不見之見者見不見之見然後知天命
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
祭祀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羣經義證曰舊
讀以吾不與祭爲句見春秋繁露恩謂當以與字斷
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
則攝而薦豆籩徹外宗王后不與則贊宗伯祭僕王
之所不與周官思著可據論語述何云傳曰士不及
四時之祭則冬不裘夏不葛論語發微曰孔子仕魯
凡郊禘以及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皆
與於祭禮運與於蜡賓卽其一事魯郊禘非禮以不

欲觀不知其說以爲國諱其大者既奢僭而不知本
其餘祭必皆虛文而無實凡內祭外祭其君若臣不
能精意以通昭明天神地示人鬼不可得而禮故曰
吾不與祭如不祭也若謂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
使攝者爲之則指孔子自
舉祭不當以與祭言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始於奧寧嬭於嚚何謂也注鄭曰奧

西南隅

釋文嬭美記反於奧說文嬭說也爾雅釋宮

孫炎云室中隱奧之處也古者爲室戶不當中而近
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
處焉曲禮云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是也說文亦云
奧宛也室之西南隅論語後錄云此奧蓋謂廟門外
西室之奧也凡祭五祀必先設席于奧祀戶中嚚在
廟室中則設席在廟堂之奧祀竈門行在廟門外則
設席在廟門之奧逸中嚚禮說如是西室竈位所謂
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者是曰知錄曰奧何神哉

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卽竈之神矣時人之語謂婦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釋文所禱丁老反
春秋繁露郊祭篇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釋文監古暫反

於六經二代漢書儒林傳引作二世郁汗簡古論語反
省漢石經作郁漢書禮志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
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固圉空虛
四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述何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如循環也故王者必通三統周監夏殷而變殷之質用夏之文夫子制春

秋變周之文从殷之質所謂從周也乘殷之輅從質也服周之冕從文也論語發微曰春秋王者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允祥儉隱元年春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休說以上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段以爲王法不言諡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按此知春秋雖據魯新周然必託始於文王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此乎以是知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謂文王之法度也自杞宋不足徵乃據魯作春秋魯周公之後周公成文武之德而制作明備孔子從而損益之故曰從周從周者卽監二代之義謂將因周禮而損益之也

子入大廟注

包曰大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

而助祭也

集解○釋文大錄漢石經大作太論語後音泰注及下同

魯之大廟如周之明堂又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櫓刮
楹達鄉反站出尊崇姑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是
魯以天子廟飾大廟矣所謂廣魯於天下是也春
秋公羊傳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案大
廟亦曰世廟世
室亦曰大室
每事問或曰孰謂鄆人之子知禮乎
入大廟每事問子問之曰是禮也釋文鄆人側
雷反邑名
知實篇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眾多非一孔子雖
聖何能知之論語後錄曰此當是入廟助祭有所職
守當行之事不敢自專必咨之主祭者而後行若問
器物則廟中爲嚴肅之地夫子必不嬉嬉如是充說
非也呂氏春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高注孔子入大
廟每事問是不醜不能不惡不知高注孔子入大
傳檀弓竝作鄆鄆人卽左襄十年傳鄆人紇孔子父
也杜注謂鄆邑魯縣東南莖城是也吳沈欽韓左傳
補注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鄆城在兗州泗水
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輿地志

云鄒縣西界闕里有尼正山此莖城應是鄒城之誤
釋文無音可知也一統志鄒縣在曲阜縣東南縣志
云東十里有西鄒集與邾婁之改名鄒者別水經注
謂邾國叔梁之邑孔子生於此者誤過庭錄曰說文
邾魯下邑孔子之鄉从邑取聲又邾魯縣古邾國帝
顓頊之後所封从邑芻聲廣韻邾邾二字通用左傳
杜註邾邑魯縣東南莖城是也棠春秋邾國公羊作
邾婁邾婁合言爲邾鄭語作騶孟子作邾是邾田自邾
一名亦一地也公羊春秋襄十九年取邾婁田自邾
水傳其言自邾水何以邾爲也何言乎以邾爲魯
邾移也何注魯本與邾婁以邾爲魯也何言乎以邾爲魯
隨而有之據此知魯置邾邑以與邾分其竟故又得
侵邾竟而有之漢書地理志魯國騶縣故邾國曹姓
二十九世爲楚所滅嶧山在北水經泗水注云邾水
又逕魯國騶縣邾山東南而西南流左傳所謂嶧山
也邾文公之所遷今城在鄒山之陽依巖阻以甯固
故邾婁之國曹姓也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於此後
乃縣之因邾山之名以氏縣也據此知漢合邾婁國

及叔梁紇邑而置縣是鄒邾爲一地一名之證太原閭若璩四書釋地云鄒魯邑今在鄒縣界鄉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論語別記曰魯用禘禮始自周公廟其後羣公廟皆有禘子入大廟凡禮樂犧牲服器之等每事問焉此簿正祭器之時也雖爲之兆未能遽革而或人乃執謂知禮之譏子聞之曰是禮也斯聖人之正言猶不欲觀之歎不知之對言問是禮者欲魯之君臣知其非禮而革之也論語述何云魯自僖公僭禘於大廟用四代之服器官其後大夫遂僭大禮每事問者不斥言其僭若爲勿知而問之若曰此事昉於何時其義何居耳以示天子之事魯不當有也或人習而不察故正言以告之

子曰射不主皮

注馬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也二

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

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之和容也

集解

○釋文能中丁義禮鄉射記曰禮射不主皮鄭注

仲反下及註同

三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

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

待中爲雋也羣經補義曰鄭以大射賓射燕射爲禮

射其實惟大射之侯棲鵠則有皮賓射設正燕射畫

獸皆無皮也鄉射用賓射之侯亦無皮也欽金榜禮

菱云古有大射之侯有燕射之侯其侯皆以鵠得名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凡侯未

有不設鵠者大射之侯棲鵠皮爲鵠鵠外以采畫之謂

之正天子正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燕射之侯

天子諸侯亦棲皮爲鵠大夫士則畫布爲鵠鵠外謂

之質荀卿書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是也賈景伯周禮

註云四尺曰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見初賓

數蓋假侯中六尺明之與梓人三分其廣而鵠居一

言合四尺曰正二尺曰明之與梓人三分其廣而鵠居

言之爲侯據正言之爲

朱侯謂之射侯者天子中

八角

二

二

二

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也鄉射
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
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熊麋虎豹鹿
豕之侯咸取名於鵠對文見異矣大夫士布侯用畫
麋侯棲皮爲鵠對文見異矣大夫士布侯用畫則熊
之侯畫質居鵠之外天子白質諸侯用丹矣其以畫
質謂大夫士畫以虎豹豕者用丹矣其以畫者丹
畫者爲指失譌意梓人職掌獸侯則王以息燕此其
獸侯之差鄉射之禮所以習射上功當張麋侯二正
與大射同歟小爾雅廣器云侯中者謂之鵠中者
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鵠中者謂之鵠中者
訓纂曰小雅發彼有的傳的質也正義引周禮鄭眾
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
質則以爲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爲此等
級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引爾雅此文亦作
六寸染卽質也此與禮箋皆不從後鄭以正鵠爲二
物而微有不同論語釋故曰鄉射禮篇禮射不主皮
主皮之射者不勝者隆勝者又射禮射者通謂大射

賓射燕射以禮樂行之者也主皮者庶人無侯其射

張皮而射之無侯謂之主皮不勝者降勝者又射禮

全別也射用主皮者有二其一四時爲祭祀而田

畢取所獲禽獸陳之於澤鄭大夫相與射而取之不

設侯侯者取所獲禽獸陳之於澤鄭大夫相與射而取之不

之取也侯者取所獲禽獸陳之於澤鄭大夫相與射而取之不

己射於澤而後射於宮是也其二賓興之明日鄉

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

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蓋以有德行道藝者己賓

興訖詢其稍能習者以備後次之賓興故用庶人之

事也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

三日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蓋以有德行道藝者己賓

之序也前既云和容後復云和容人多不得其解鄭

司農曰和謂閨門之內行容謂容貌鄭康成曰和載

六德容包六行四曰和容杜子春讀爲和頌謂能爲

樂也又馬融論語注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

四曰和頌合雅頌此皆因經文和容前後再見故強

生異義不知頌即容字史記儒林傳徐生善爲容漢

書卷之八

八伯

三

書作頌顏注頌讀與容同是頌容本無區別至主皮
之射說者尤爲衆訟攷周官明禮云退而以鄉射之禮
五物詢衆庶則五者固在鄉射禮之中不在鄉射禮
之外也今鄉射一篇載在禮經竝未闕佚不以經證
經而徒以意衡之是亦說經者之過也蓋一曰和二
曰容者卽鄉射禮之是爲第一次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
容體比於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也三日主皮者卽鄉射
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
貫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註以主
皮爲能中質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日興
舞者卽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
旣取其容體比禮又取其節比樂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
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取其應
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謂第三次
射鄉射記禮射不主皮鄭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
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蓋古經師相傳之
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
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鄭

不知主皮之射爲第二次射而下以己意謂張獸侯而射故雖引尙書傳爲證而孔子稱爲古之道者蓋時語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至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貫不釋爲重而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中下三科是別爲一事後儒謂主皮是貫革之射已息何以先王之禮審若是則武王克殷貫革之射以證經乎其非貫革也明矣或謂鄉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即指第二射之外凡經所未言見於記者甚多即如卒射即賓不與射者不降賓主立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大夫降獨立於堂西以俟射主入亦飲於西階上之屬皆是不獨主皮之射一節也若貫革及張獸皮而射尙何升降之有哉或又謂大射之侯有皮鄉射之侯無皮何故謂之主皮此亦不然主皮者不失正鵠也布侯謂之

正皮侯謂之鵠鄉射用布侯而云主皮者舉皮以賅
布亦散文則通之義經例往往如此不必致疑也陳
祖范經咫據鄉射記正義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
雖中也不取云中又不中又在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
葦之詩既曰序賓以賢又曰序賓以不侮蓋分於此
今日校射重所謂架子而中猶次之髣髴相似但不
是比禮比樂耳若夫周禮司弓矢所云甲革樞質樂
記所云貫革毛奇齡猶求篇謂是武射并非主皮劉
由基射七札證之是也

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注

馬曰爲力爲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

曰不同科也

集解。釋文。周禮大宗伯云大役之

以事民強弱賈疏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是築宮
也又云築城伊匹是築邑也其靈臺隄防之等皆役
民力鄭略之也論語爲力
不同科是事民之強弱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注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

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

集解。釋文欲去起呂反注同告朔古篤反之

餼許氣反牲生曰餼朝享直遙反又張遙反

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

禮以後遂廢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

公羊文十四年

傳箋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古者諸侯朝正于天子受

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

廢告朔朝廟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刺舍大禮而徇小義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

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

愛其禮庶明王復與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惠

棟明堂大道錄曰明堂月令者乃虞夏商周四代治

天下之大法魯爲望國始廢其禮故春秋特書之子

曰我愛其禮其猶有東周之志乎哀三年桓僖廟災

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觀舊縣之處命藏大廟
中象魏則知告朔之羊哀公時猶未去也論語駢枝
曰告讀如字舊音古篤反非也周禮大史正歲年以
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先鄭司農
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告布天下諸侯孔
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
示威於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於諸
侯穀梁文六年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
以告朔又十六年傳曰天子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
禍廟禮也然則告朔云者以上告下爲文所以以下
上爲義天子所以爲政於天下而非諸侯所以禮於
先君也餼之爲言乞也謂乞與也凡供給賞客或以
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餼說文氣饋客芻米也
从米氣聲或作餼其見於經傳者曰養餼曰稍餼曰
餼獻曰餼秦天子於諸侯有行禮有告事行禮於諸
侯若頌問賀慶脈膺贈禮之屬大使卿小使大夫告
事於諸侯若冢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司寇布
刑之屬皆常事也以其爲歲終之常事又所至非一

國故不使卿大夫而使微者行之以傳遠達之以旌節然後能周且速焉諸侯以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而魯之有司循例供羊至定哀之間猶秩之夫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言之也大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可乎四不視朔曠也始不視朔廢也曠之與廢則必有分矣曠四月初不視朔必詳其月數而具書而況其廢乎變古易常春秋之所謹也初稅畝作邱甲用田賦皆謹而書之始不視朔豈得不書鄭君此言出於公羊公羊之說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無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彼欲遷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虛造此言爾如其說自十六年二月公無疾至十八年公薨竝閏月數之其爲不視朔者二十有六而春秋橫以己意爲之限斷書於前而諱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爲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注包曰羊

在猶所以識其禮也羊亾禮遂廢也

集解漢書律厯志引爾作

汝張屈傳孔子稱賜愛其羊論語述何曰經書文公

四不視朔有疾猶可言自是無疾亦不視朔朝廟大

惡不可言也故於餼羊發之論語發微曰我愛其禮

以臣事君之禮也春秋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

朔公羊傳曰公曷爲四不視朔云穀梁傳曰天子

告朔下諸侯諸侯受乎禘廟黜蟬諡公穀梁傳曰天子

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公爲厭政已甚矣按穀梁

言公不告月者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

曰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

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

以已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

告朔而喪事不數也雖禘人罔報祭也天子不以

之於諸侯藏於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而奉天

於命君北面而受之此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

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

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潔鬼神故事必於
朝者感月始生而朝又云所在無常故無政枉謁謂
無朝者因視朔政爾無政而朝故加猶不言朔者閏
月無告朔禮也告朔一事朝廟一事視朔一事而皆
可以告朔統之者以告朔木天子之事諸侯所以奉
天子之命而盡乎以臣事君之禮也大戴禮農戴德
曰卿軔野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以敬行之以示
威於天下也按有威可畏謂之威儀中候曰天子臣
禮皆謂之威亦謂之威儀中候曰天子臣放勳是天
子盡臣禮以事天諸侯盡臣禮以事天子是以國治
而天下平則告朔者天子之事所以制諸侯者知告
朔爲天子之事者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
縣爲來歲受朔日鄭注謂百縣與諸侯互文四方諸
侯極於天下必三月而後畢達天禮昭五文故以季
秋行之非如鄭說秦以建亥爲歲首於是歲終也月
令於季冬言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未嘗言季秋爲歲
終固周公制明堂之法非秦制矣周禮春官大史正
歲年以敘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註中數曰歲朔數

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歷口矣定
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又云頒告朔于邦國注天
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
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
天下諸侯使諸侯受告朔之命於是朝廟以事其親
有視朔也使臣孔子所謂君使臣以禮當以告朔
之禮始也史記歷書曰三皇之正朔若循環窮則反
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
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紀時君不行於諸侯
人子弟分散此天子不告朔之始也故禮運孔子曰
吾觀周道幽厲傷之謂不告朔之始也王政不行而
缺自幽厲始又曰吾舍魯何適矣謂魯秉周禮遂有
歷官故漢書藝文志有夏殷周魯歷十四卷史記十
二諸侯年表漢書律歷志並魯歷以春秋續其和以
年所謂魯歷即春秋之歷也魯既既有歷故能行告
之禮其始猶以大夫奉天子命而受至文公四不視
朔之後而告朔朝廟之禮並廢左傳襄公四年不視
朔春秋不書不告朔而書不視朔者以不視朔比不

告朔則不告朔之惡尤大故諱愈深其先於六年書
閏月不告月猶朔于廟者不告月是也猶朔于廟非
也以見朝廟視朔告本告朔以行之則告朔之禮當
愛矣鄉黨篇云吉月必朝服而朝皇侃云告雖不視
朔而孔子月朔必服以朝是我愛其禮也蓋魯君不
視朔則大夫有吉月不朝者故以必朝言之亦切證
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釋文盡禮津忍遂論語跋反爲諂勑檢反遂賈曰孔

子事君之禮如眾拜上而子獨拜下又如鄉黨所記
聞君命入公門及過位剝躬如色學如足蹀如雖未
見君而臣形敬畏升堂見君則剝躬屏
氣皆是人不能然而或反以爲諂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

儀禮士相見禮與君言言使臣與大
人言言事君鄭注言使臣者使臣之

禮也大人卿大夫也言事君者臣事君以忠也疏謂蒞是論語孔子對定公文韓詩外傳四君人者以禮分施均偏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解又云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君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是則臣而不忠謂之賊而不得謂之臣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釋文關雎七餘反哀而如字毛詩箋改哀爲衷

注鄭曰關雎國風之首篇

鄉飲酒禮疏

樂得淑女以爲君

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

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也

義疏箋詩關雎序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

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

也荀子大略篇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
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盈其欲而不愆
不愆其止禮之中也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盈其欲而不愆
宗廟樂之和也蓋關雎者禮樂之大原也漢書匡衡
傳臣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
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
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作乎天地則
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
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
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
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論語後錄曰
毛詩攷訓傳哀窈窕哀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
鄭君兩釋互異鄭志答劉琰曰論語注人閒行久義
或直然是鄭先注論語爲哀繼箋毛詩改衷也論語
發微曰鄭以毛詩關雎爲文王后妃之詩樂王化之
基不能兼哀言之故於篇義讀哀爲衷於論語哀字
不改讀者以魯詩說關雎爲康王時詩漢書杜欽傳
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注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

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
魯詩也是說關雎者有二義樂而不淫毛學之所傳
也哀而不傷魯學之所傳也兩家皆七十子之遺學
同出孔子當文王之世后妃有進賢之美詩人以樂
心感之故鄭解謂樂得淑女也至康王之世佩玉晏
鳴鐘鼓琴瑟之化空繫人思詩人以哀心感之故鄭
解謂哀世夫婦不得此人此指康王苦文王化行江
漢無庸哀世夫婦也陳奐毛詩疏曰劉向列女傳仁
智篇楊雄法言孝至篇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儒
林傳序班固漢書杜欽傳范滂後漢書明帝紀皇后
紀馮衍傳楊賜傳張衡傳所引皆中培魯詩又李賢
注明帝紀馮衍傳引韓詩章句並以關雎爲
刺詩然關雎三章周公已用合鄉樂作爲房中之樂
著於儀禮鄉飲酒燕等篇三家詩別有師承不若毛
詩之得其正也論語駢枝曰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
此章據樂言之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
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
八升歌三終笙人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

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歸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歸儀禮合
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歸儀禮合
樂周南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匹而
但曰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匹而
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
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
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
之極致王道之權輿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
無以加於是矣論語述何曰昏禮男子著代女子辭
家所以哀也關雎之德宜有鐃鼓之樂非止言文王
后妃亦非謂始
至用盛樂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

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注鄭曰主田主謂社也左氏文

義公羊文二年疏○釋文社論語後錄曰周禮大

如字鄭本作主田主云云

司徒設社稷之壇而

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注田主田神后土田
 正之所依也詩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兩
 注相發明歟鄭以今文通之於古故以主爲社主公
 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栗者藏主也何休云夏
 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象其容
 貌而事之主人正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栗猶
 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何尊攷今文故以主爲廟主蓋
 本公羊疏以作社者爲古文作主者爲今文良是經
 義雜記曰春秋文二年爲古文倍公主杜註引論語
 曰先儒解論語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註引論語
 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杜註引論語及孔鄭皆以爲
 謂之田主鄭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
 所依用劉炫就所以規杜過未爲得也臧庸曰經文
 明云使民戰栗以社稷爲民而立故曰使民若廟主
 與民何與張包周等徒守古論不放通孔反云社主
 雖注魯論而從古義可見鄭學之宏通孔反云社主
 周禮謂之用主無單稱主者不知此註元以爲田主
 合之古論主字非單矣陳鱣論語古訓取二臧說讀

書證疑云墨子明鬼篇聖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
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最位韓非
子外儲說右下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謂
鼠穿其閒掘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木濯之則恐塗
地是但以泥塗木作爲神主半農禮說據此謂樹主
木主必兼兩義又周禮小宗伯大農禮說據此謂樹主
社奉主車注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行社
主行社主車注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行社
霽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又
云社之主蓋用石爲之奉謂將行潛研堂答問據此
以爲社有主蓋用石爲之奉謂將行潛研堂答問據此
說又不同也案社非其壇之名乃其主之名論社主而
地主也古文作社字从土从木則如韓子說矣古不
作社也直作杜史記周本紀畢在東南杜秦本紀遺
兵伐蕩杜徐廣並云杜一作社左昭十二年傳前城
人敗陸渾于社釋文社本作杜玉篇古文社从水从
土非也唐武后時制塋字作地後人遂改玉篇社字
从空也禮記禮運注社土地之主也公羊莊二十二

年傳注社者土地之主也白虎通社稷篇社者土地
 之神也義皆與說文同是並可證明鄭義至經文作
 社四書考異謂古論爲社當時齊魯二論似亦未與
 古異鄭改爲主何氏杜氏因其改文轉以爲宗廟主
 故釋文但言鄭本作主不言其因某讀過庭錄謂漢
 時古論魯論同本作問主故今文家以爲廟主古文以
 爲社主如古論本作問主蓋何晏集解采孔注遂矣
 從古讀正不得反作問主蓋魯二論之作社無據又
 改作問社較前說爲長蓋齊魯二論之社作社無據
 果鄭改爲主杜卽因鄭何必不因鄭也夏后氏以松
 般人以柏周人以栗過庭錄據左公羊疏竝禮器以祭
 法正義引異義說而云夏后氏河東宜松也般人以
 柏般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濫鎬宜栗也
 是也經學危言云栗篆文作栗从囟古文作栗从西
 从二肉徐巡說木至西白虎通引逸書曰大社唯松
 宜木是以古文从西白虎通引逸書曰大社唯松
 社唯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周初宅西故
 社以栗矣戰栗何休以爲謹敬貌維城案栗慄古止

一字故說文有栗無慄詩秦風揣揣其慄孟子公孫丑注引作栗說文作栗云木也桑古文栗从西从二鹵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爾雅釋訓慄慄也郭注恒戰慄陳說文作慄云懼也爾雅釋言慄慄也莊子齊物論篇民木處則慄慄恂恂釋文恂恂也戰也則戰栗者猶云戰慄恐懼也韋經識小云釋文及爾雅疏古本原作哀公問主于宰我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復立其主故問其所宜木也宰我之對本是但民一句耳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注

包曰事已成不

可復解說也

集解○釋文可箋論語補疏曰按解字復扶又反下同箋明說字說讀若脫解

脫與諫止互明事已成已遂

遂事不諫注包曰事已

遂不可復諫止也

集箋論語後錄云遂猶久也

既往不咎注包

曰事既往不可復追咎也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三者

欲使慎其後也

集解○釋文不咎其久反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論語古義曰管子中匡篇施伯

也大器也蓋當時有以管仲爲大器者故夫子辨之過庭錄曰言其治器之小也管子版法解曰抱蜀者祠器也稱讀爲治卽治器也史記管晏列傳贊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伯哉劉向新序雜事篇亦云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伯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而惜其不能以王也淮南子繆稱訓說苑君道篇竝作筦仲

曰管仲儉乎

注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大

儉乎

集解○釋文大儉過庭錄曰凡論語言或者音泰一音他賀反

管子大抵老氏之徒如或曰以

德報怨卽老子報怨以德也管子爲道家之言先於老子見漢藝老子治天下有三寶其一曰儉又老子

言禮此以管仲爲儉
爲知禮皆道家之說

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

儉

注包曰三歸者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攝猶

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并兼今管仲家臣

備職非爲儉也

集解○釋文焉得於虔反取三如字
又七喻反本今作娶謂嫁爲歸一本

無爲字本

管

氏有三歸周策齊桓公宮中七市女

今作曰歸

管

氏有三歸周策齊桓公宮中七市女

以掩桓公鮑注仲蓋三取女也漢書地理志亦云身

在陪臣而取三歸論語精求篇曰禮諸侯娶三姓女

大夫取一姓女如春秋僖二十一年西宮災公羊傳引

魯子曰魯有西宮以諸侯有三宮也何注三宮者謂

諸侯娶三國女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適而

廢楚女于西宮故云則是三娶者國君之禮是以舊

集解疏義云禮大夫雖有妾媵然適妻則祇娶一姓

今管仲娶三姓女故曰三歸春秋榘雜記曰春秋莊十

九年經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左氏無傳公羊云
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
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
娶成十年經齊人來媵公羊傳云三國來媵非禮也
惟天子取十二女左氏成八年經杜注古者諸侯娶
適夫人及左右媵乃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
九女穀梁注全錄杜注則是三傳意皆以天子諸侯
取妻班次有三適也娣也姪也天子取后三國媵之
國三人並后本國爲十二人諸侯取夫人二國媵之
疏夫人本國爲九女夫人本國之媵從夫人歸于夫
家者也士昏禮女從者畢袵又云媵市席于奧鄭
注女從者謂姪娣也媵謂女從者又云媵市席于奧鄭
或與夫人同行春秋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
幣冬衛人來媵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是也或後
夫人行九年夏晉人來媵十年夏齊人來媵是也其
本國歸女爲一次二國各一次故曰三歸左氏譏齊
媵爲異姓公羊譏齊媵爲三國媵天子皆不譏齊媵
女之遲也包曰三姓女依左氏成八年傳同姓媵之

異姓則否。包說非也。鮑曰：三取女，國君娶夫人，大夫娶妻，姪娣不言娶，故公羊云：諸侯不再娶。鮑說亦非也。又案曲禮：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正義引熊氏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謂娣是。大夫姪娣俱不名，士但不名，娣異于大夫，其皆有姪娣明矣。士無娣，則媵二姪，士昏禮雖無娣，媵先是也。故詩江有汜序正義據士昏禮以爲大夫有姪娣，但未必備據喪大記：大夫之數，以諸侯八，妾士二，妾例之。卿當六，妾大夫當四，妾北齊元孝友傳：孝友嘗奏表曰：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蓋仿古制而變通之。論語後錄曰：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秦侈僞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

曰良大夫也其修偏上說苑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
曰善我者入門而右不善我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
立者桓公問焉曰管仲之智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
取天下內政委焉外政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
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
惟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案兩書
之說不合羣經義證曰臺爲府庫之屬古以藏泉布
史記周本紀散鹿臺之泉管仲三至篇請散棧臺之
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是齊舊有二臺以
爲貯藏之所韓非子管仲相齊云云以三歸對貪言
則歸臺卽府庫別名矣泉志載布文有齊歸化三字
疑爲三歸所斂之貨又晏子春秋內篇云管仲恤勞
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又一篇云管仲恤
微亦云三歸臺名古藏貨財之所衆斂卽是不儉若
取三姓女則桓公安得賞之論語三歸當依說苑作
臺名爲是包氏說是魯論語所傳時說苑未出韓非
子及晏子春秋俱未顯說經家皆不用故班氏作漢
志亦言取三歸說本戰國策孫志祖讀書勝錄合二

說而一之云三歸臺名然其所以名三歸者亦以娶
三姓女故詩新臺序衛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
上而要之杭莖浦云古昏禮有築臺以迎女之事左
傳言秦穆姬登臺而哭必其嫁時所築管仲偕諸侯
故有北三歸臺禮經散亡無諸侯昏禮三禮中不一及
此南與左傳魯莊公築臺娶孟任以俟深於禮者不知
新臺與左傳魯莊公築臺娶孟任久爲毛氏稽求篇
所駁近人謂天子諸侯宮內皆有臺大夫亦然左傳
載崔杼季平子孔悝事可證秦穆迎晉姬不間築臺
也是則包氏以爲娶三姓女者一義說苑以爲臺名
者又一義四書考異云以管氏一本書證之三歸特一
地名讀輕重篇自見蓋其地以歸三不歸而名之也
木公家地桓公賜以爲采邑耳錢塘梁玉繩營記取
之官事不攝二句禮運大夫具官法引此文正義云
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卿大夫若官有地者則置官一人
用兼攝羣職又曲禮云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鄭
注宰邑士也夫僅曰有宰而已則非備官矣孟子告
子篇桓公葵邱會諸侯四命曰官事無攝此諸侯之

也禮然則管仲知禮乎注包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

得儉或人聞不儉更謂爲得知禮也集解曰邦君樹塞

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

有反玷注鄭曰反玷反爵之玷也在兩楹之間人君

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君爲好會其

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玷上今管仲皆僭

爲之如是是不知禮也集解○釋文爲兩于僞反又

丁念反君別彼列反獻酢才箋之樹爾雅釋宮云屏謂

洛反一本作酬更酌音庚箋之樹郭註小牆當門

中邵氏正義曰太平御覽引舍人云以垣當門蔽爲

樹禮記疏引李巡云垣當門自蔽名曰樹荀子大略

篇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淮南主術訓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誘註屏樹垣也鄭註玉藻云今桴思也釋名屏自障屏也衆思在門外是衆思卽外屏也今言邦君則所謂樹者非桴思矣反桴禮記明堂位云反桴出尊崇桴康主疏屏天子之朝飾也注反桴反桴於其上禮君尊于當尊南也惟兩君爲好旣獻反桴於其上禮君尊于兩楹間屏謂之樹刻之爲雲氣蟲獸羣經識小曰堂上有東西兩楹楹柱也兩楹之閒當堂之中而外近廉也主酌酒以進賓謂之獻賓飲畢酌酒以進主人謂之酢主人飲畢復自飲而後酌以勸賓謂之酬主人相見之禮賓主飲畢皆反此虛爵於桴上然後拜大夫則無桴案古註圖說桴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又明堂位云反桴出尊桴在桴之外故曰出尊又云崇桴康主朝聘時奠圭於此其制亦相仿也案桴字从土乃築土爲之爾雅坻謂之桴內則土於桴一凡土臺可庋物者皆謂之桴也凌延堪禮經釋例曰大射儀注豐以承尊也則豐當爲禁之屬

公食大夫禮飲酒實于觶加于豐注豐所以承觶者
也則豐又當爲觶之屬大射儀疏云此豐若在宗廟
或兩君燕亦謂之沽致爵在於上故論語云邦君爲
兩君之好有反沽鄭注云反沽反爵之沽是也賈氏
以豐爲反爵之器說與公食大夫注同考鄉射大射
飲不勝者皆豐是公尊所設一豐射而飲不勝者
又一豐也燕禮大射是君燕當反爵于豐歟鄧全祖
仍反爵于觥若兩君燕當反爵于豐歟鄧全祖望經
史問答云沽有三爾雅坭謂之沽古文作磬是堂
隅言郭景純所謂瑞也至許叔重以爲屏牆則是
一沽其象土以皮物者又是一沽而象土皮物之沽
又有三有兩楹之閒也蓋兩君之好堂位所云反沽
及論語反爵之沽也蓋兩君之好堂位所云反沽
酒禮尊在房戶閒燕禮尊在東楹之西至兩君爲
則必於兩楹之閒而特置沽以反之有堂下之沽乃
明堂位所云崇沽也蓋用之皮圭則在堂下矣惟在
沽在堂下觀禮侯氏入門奠圭則在堂下矣惟在堂
故稍崇之有房中之沽卽內則閣食之制也士於

也然則同一象土之不得作閭但於房中爲土以皮食
也卑者用之方密之曰凡祭土皮物者皆得曰土是
也堂隅之土亦有二土虞禮苴茅之制僎於西土
冠禮執冠者待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土是近於西土
既夕記設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土是近於西土
東土也至屏牆之土亦曰反土而其義又不同郊特
牲所云臺門旅樹反土是也乃外而爲反黃東發
曰如今世院司臺門內立牆之例是在所謂屏牆也
蓋反土與出尊相連是反土者郊特牲所云乃大宮
相連是屏牆之反向於外者郊特牲所云乃大宮
室之僎論語所云乃燕會之僎而東發疑論語之反
土與上塞門相連恐皆是宮室之事不當以土之反
爲僎之反則又不然蓋反土出尊正與兩君之好相
合禮各有當不必郊特牲之反土強并於論語之反
土也賈氏不知土有三者之分又不知累土之土亦
有三者而漫以爲累土之土爲專在廟中則既謬矣
又誤以豐爲土不知豐用木土爲土豐形如豆故字

从豆站以土故字从土不可合而爲一也至周書既
立五宮咸有四阿反站注以四阿爲外向之室則反
站者亦屏牆也禮記郊特牲云旅樹反站大夫之僭
禮也雜記云管仲鏹簋而朱絃旅樹而反站山節而
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爲
上也亦謂其僭禮也
考證曰此與富而可求也
君而知禮而竝與如同
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箋傳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翬如也注鄭曰始

作謂金奏周禮大司樂疏翬如變動貌釋文子語魚據反大

及反下箋大師周禮大師注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
引鄭云箋焉命其賢智者爲大師小師皆杜蒯曰曠

也大師也賈疏以其無目無所睹見則心不移於音
聲故不使有目者爲之也就替之中命大賢知爲大

師其次爲小師是魯大師必大賢知故子以樂語之
也四書考異曰孔子世家有與齊大師言樂事索隱

曰論語子語魯大師樂非齊大師也是殆肄業卒篇
率爾議之歟齊大師言樂子年三十五為高昭子家
臣即論語聞韶忘味時語魯大師樂乃子自衛反魯
正樂後事本甚分明始作謂金奏者周禮大司樂
疏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論語
亦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是凡樂皆先奏
鍾而均諸樂也論語後錄曰凡金奏先擊鍾故周禮
大司樂樂師每事皆云令奏鍾鼓鍾先於鼓故也又
金奏鍾師掌之擊以編鍾節以晉鼓樂之始作也
金奏鍾師掌之擊以編鍾節以晉鼓樂之始作也
合也刑疏斂合也說文云起也御覽五百六十四引
論語注云時聞金奏人皆翕如翕如變動之貌陳鱣
以為從之純如也注鄭曰從之八音皆作文釋箋後錄
鄭注鄭君讀從為重何晏讀為縱不云鄭讀為縱者當
以釋文但云何讀為縱子用反所引鄭注僅八音皆
作四字御覽五百六十四引從讀為縱不云鄭注故
云然陳鱣輯古訓朱翔鳳輯鄭注恒以御覽此條為

鄭注疑何讀卽本鄭故釋文無兩音錢說非是八音
者白虎通禮樂篇云樂記曰土曰埴竹曰管皮曰鼓
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敔此
謂八音也純如御覽引論語注感人之貌
注鄭曰噉如清別之貌了反鄭云云**箋**說文噉玉石
車釋文噉本又作咬正義噉者明白之貌說文皎月
之白也故曰明白之貌明白與清別義近御覽五百
六十四引清**釋如也****注**鄭曰釋如志意條達之貌釋
別上有使字**釋如也****注**鄭曰釋如志意條達之貌釋
釋音亦**箋**說文釋抽絲也詩載芟驛驛其達爾雅作
鄭云云**箋**釋彼以繹繹狀苗之達故鄭以繹如爲
志意條達貌御覽五百六十四**以成箋**成謂所奏一
引論語注同條班固傳注作調**以成箋**成謂所奏一
竟孫星衍書皋陶謨疏樂備作謂之成成猶終也論
語別記曰鄭云始作謂金奏時者周禮鐘師掌金奏
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注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
節金謂鐘及鐸以鐘鼓先擊鐘次擊鼓詩鼓鐘正義

云樂器多矣以鐘爲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鐘
左傳謂之金奏是先擊金以奏諸樂也云問金作人
皆翁如變動者國語云鐘不過以動聲韋注動聲者
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詩鼓鐘欽欽傳云欽
欽言使人樂進也欽翁聲相近言變動者亦使人樂
進之意翁本訓合釋詁翁合也大師掌六律六同以
合陰陽之聲注云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鐘子之氣也
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
焉而辰在元枵大族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姑
訾應鐘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梁南呂西之氣
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西之氣也八月建
焉而辰在壽星鬋寶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
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
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
焉而辰在寶沈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
大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
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又大司樂乃奏黃鍾歌
大呂注云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者黃鍾陽氣

之首大呂爲之合疏云黃鍾云奏奏者奏擊以出聲故據鍾而言大呂云歌歌者發聲出音故據聲而說亦互通也言爲均者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鍾以作樂諸樂必舉此二者以配合六樂皆然合以作樂言變動以聽樂言於鄭義皆可通矣云從讀曰縱之謂八音皆作者從縱通大司樂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大師注云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矣上始作既單言金奏此云從之則言八音可知金奏始作律呂相應使人皆變動樂進由是從之以均五聲八音而堂上堂下之樂皆作也云純如咸和之美者高誘呂覽注純美也王逸楚辭注至美曰純鄭樂記審一以定和注審一審其人聲也疏云人聲雖一其感有殊當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何解純如云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如和諧也非鄭義鄭兼和美二義釋之言八音並作之時審人聲之盡美知和氣所感也云噉如使清濁別之貌也者埤蒼云

嗽明也鄭注大司樂三禘圖鍾函鍾黃鍾爲宮云凡
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樂記倡和清
濁注清謂製賓至應鍾濁謂黃鍾至大呂是十二律
五聲八音皆有清濁又樂記比物以飾節注云比物
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言雜八音之器而有以別其
清濁唯明者能之云釋如志意條達者周頌驛驛其
達箋達出地也釋訓釋釋生也釋驛通言美心之感
發如草木之有生意暢茂條達也樂記云志意得廣
焉孟子云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
足之蹈之舞之矣樂成則更奏也疏云燕禮曰終
大司樂注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疏云燕禮曰終
尚書曰成此云變蓋樂之始必以六律六同求天地
陰陽四時之合由是以均五聲八音美感人之和而
明制器之別而終歸於五性之德所生以爲移風易
俗感格鬼神之本知此而後四代之樂可得而觀故
夫子以語魯大師歟維城案莊氏引鄭註感人之貌
作咸和之美而讀咸爲感者易咸象傳云咸感也說
文感从心咸聲惠棟周易述云咸感古今字使清別

之貌清下增濁字蓋以下用別字應有此義此或別
有所本非有意增益鄭注也論語發微曰孔子世家
記此節於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後知語魯大
師者卽樂正雅頌得所之事始作是金奏頌也攷儀
禮大射儀納賓後乃奏肆夏樂闕後有獻酢旅酬諸
節而後升歌故曰從之從同縱謂縱緩之也入門而
金作其象翕如變動緩之而後升歌重人聲其聲純
一故曰純如卽樂記所謂審一以定和也繼以笙入
笙者有聲無辭然其聲清別可辨其聲而知其義故
曰敝如繼以閒歌謂人聲清別可辨其聲而知其義故
不斷絕歸昧故曰繹如此三節皆用雅所謂雅頌各
得其所也由此四節而後合樂則樂以成合樂卽鄉
樂周南關雎葛覃耳召南鵲巢采芣苢燕禮大
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鄭注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
終閒歌三終合樂一終爲一備備亦成也鄭鄉射禮
注云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
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昔大王王季
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以成王業至三分天下乃

宣周南召南之化本其德之初刑於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用之房中以及朝廷饗燕
鄉射飲酒此六篇其風化之源也是以合金石絲竹
而歌之據此知孔子所謂樂其可知及謂然後樂正
者並指鄉樂儀禮謂之正歌如鄉射不歌不笙不閒
而合鄉樂則告正歌備知正歌專指鄉樂也必合鄉樂
鄉樂則不告正歌備知正歌專指鄉樂也必合鄉樂
而後備一成故知以成是合樂也云終尚書曰成而
議者論語於金奏至閒歌以翁如諸言形容其象而
於合樂但言以成者以合樂之象已於樂其可知一
語先出之後言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亦暢言合樂之象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則子之重鄉樂也至矣琴瑟
擊鳴球一節知樂有堂上堂下之分也至儀禮鄉飲
酒禮燕禮而升歌笙閒合樂之禮備矣論語言樂者
二章其曰關雎之亂謂合樂也而子語魯大師一節
尤爲明畫曰始作者謂升歌也翁合也謂堂上瑟聲

與歌聲合也曰從之則笙入以後三節矣曰純如者謂笙入三終也三笙一和其聲純和非如堂上之清也曰嘯如者謂閒歌一終也堂上一歌之後閒以堂下一吹明晰而不雜亂也曰繹如者謂合樂三終也堂上歌闌睢則笙吹鵲巢應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芣應之歌卷耳則笙吹采蘋應之其時歌樂與眾聲齊作累累如貫珠也至是工告正樂備而爲一終矣天子諸侯之禮升歌或以頌或以大雅而笙入閒合次序並同

儀封人請見注

鄭曰儀蓋衛下邑也封人官名也

集解

文請見箋四書釋地曰衛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賢邇反箋縣西北二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論語補疏曰邢疏引春秋傳衛侯入于夷儀疑與此是一案後漢郡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聊城今屬山東東昌爲齊衛之界孔子至衛未嘗由齊非是此也郡國志沒儀注引晉地道記儀封人此縣也水

經注引西征記亦以儀封人卽淩儀縣而鄭氏非之
淩儀在開封漢屬陳畱陳畱郡之長垣封邱皆在其
北孟康言長邱在封邱杜曰宋地郡國志封邱有桐
牢亭或曰古蟲牢杜曰鄭地孟康言春秋匡在長垣
文八年晉侯歸匡戚之田于衛杜曰匡本衛邑中屬
鄭又祭城杜言陳畱長垣縣東北有祭城是長垣爲
衛鄭交界之地長垣之東爲酸棗杜以爲康延之別名又以鄭
東北封邱之東南爲酸棗杜以爲康延之別名又以鄭
之隸城在西南漢志東郡南燕縣南燕國通典滑州
胙城縣漢南燕縣古南燕國隱五年衛以燕師伐鄭
土地名云東郡燕縣然則封邱以北長垣以南尚有
南燕國郡國志東郡燕縣有平陽亭有瓦亭平陽垣
六瓦亭皆衛地杜皆以爲在燕縣東北又衛之平邱
志鞠居在封邱則以漢縣計之衛之境止得長垣多
得封邱南燕少自此而南皆鄭宋地衛不得有之使
儀封人在淩儀當今祥符蘭陽之閒雖爲由鄭至衛
之道而邑非衛邑矣鄭云蓋衛邑蓋者疑詞也封人

邢疏並引周禮左傳文證之論語偶記非之謂周禮
封人掌設王之壇墻爲畿封而樹之與論語別左傳
則與論語一例隱元年穎考叔爲穎谷封人桓十一
年傳祭封人仲足以十四年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
卿昭十九年鄭陽封人二十六年傳曰君子之至於
呂封人華豹皆冠以邑名乃疆吏也

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汪包曰從者是弟

子隨孔子行者也通使得見者也集解○釋文曰

二三子何患於喪乎

釋文於喪息浪反

喪

禮記檀弓注喪謂仕失位也論語後

錄述其從祖氏云喪讀如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

以夫子爲木鐸

釋文木鐸直洛反

鑿

周禮小宰注占者將有

使明聽也木鐸振文事在天子則行而爲政在元聖素

王則言而爲教春秋說曰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某爲木鐸制天下法則論語述何曰封人以夫子不有天下知將受命制作春秋垂教萬世也羣經識小曰鐸如今之鈴以繩繫之搖之而出聲其金口而金舌者謂之金鐸金口而木舌者謂之木鐸奏用木秋用金文用木武用金時與事之不同也楊子法言學行篇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釋文韶常遙反舜樂名盡津忍反註同

注鄭曰

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于堯又盡善謂大平也

御覽

五百六

箋

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觀樂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史記吳世家集解引服虔注

云至帝王之道極於韶也盡美盡善也又盡善也謂

景祐本漢書董仲舒傳引也作矣西漢會要同

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注鄭曰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

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大平也

御覽五百六十四

箋左襄

二十九年傳季札見舞象箏南箏者曰美哉猶有憾
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史記吳世
家集解引賈逵注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箏舞曲也南
箏以箏舞也大武周公所作樂也服虔云憾恨也恨
不及己以伐紂而致大平也曰知錄曰觀札論文王
之樂曰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武未盡善之旨矣猶
未洽于天下預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甯而崩諫
此武之未盡善也論語補疏曰武王未受命未及制
禮作樂以致大平不能不有待於後人故云未盡善
善德之建也鄭周公成文武之德即成此未盡善之
德也論語後錄曰呂不韋書周公作大武案即詩於
皇武王之奏也毛公亦云周公作禮記樂記云干戚
之舞非備樂也注樂以文德爲備若咸池孔子曰韶
盡美矣云云正義曰舜以文德爲備故云韶盡美矣

謂樂音美也又盡善也謂文德具也虞舜之時雜舞
干羽於兩階而文多於武也謂武盡美矣者大武之
樂比體美矣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大平閭陳壽
祺左海經辨曰漢書禮樂志曰高祖廟奏文始五行
之舞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
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
采書樂志魏文帝黃初二年改文始曰大韶舞五行
曰大武舞南齊書樂志晉傅元六代舞歌有虞韶舞
辭有武舞辭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爲韶舞宜烈
舞爲武舞宣烈卽古之大武凱容本舜韶舞也宋志
又曰晉武帝太始二年改制郊廟歌其樂舞仍舊九
年荀勗知樂事使郭夏晉書宋識造正德大豫之
舞勗及張華傳元又各造此舞歌辭蓋周存六代之
樂至秦惟餘韶武歷漢魏晉初其樂譜皆相承用不
造新曲自荀勗等競
翻舞詞韶武遂亡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論語後錄曰漢書五行志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伏氏洪範五行傳鄭注云容當爲睿依志義爲睿觀讀如觀政之觀維城案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語意

與此相似

里仁弟四

釋文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

注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

里是爲善

集說文里居也篇目釋文里猶鄰也周禮遂人五鄰爲里孟子公孫丑篇趙

岐注里居也仁

擇不處仁焉得知注鄭曰求善居而

不擇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也

集解○釋文不處昌呂反後不音者及注

同焉得於虔反知音智注及下同 **箋**後漢書張衡傳匪仁里其焉宅
皆居也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
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論語古義
曰釋名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
作宅訓爲擇亦通孟子亦作擇趙岐曰簡擇不處仁
爲不智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

箋禮記坊記小人貧斯約

招魂注

約屈也

不可以長處樂

箋釋文處樂音洛

仁者安仁注包曰惟

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

集解知者利仁注王曰

知者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也

集解禮記表記引此

冊府元龜品藻部鍾繇等對魏文帝曰仁者安仁性
善者也知者利仁力行者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仁

者樂道智者
利道亦此意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釋文能好呼報反能惡烏路反 禮記緇衣云惟

君子能好其正其惡有方彼所謂君子即此所謂仁者也後漢書下邳惠王衍傳注漢和帝詔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論語補疏曰仁者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故爲能好能惡必先審人之所好所惡而後惡之斯爲能好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釋文無惡如反 漢石經惡作字又烏路反 惡無也字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說文欲貪欲也論衡問孔篇刺孟篇鹽鐵論褒賢章後漢書陳蕃傳引處並作居 貧與賤是

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

成名

釋文惡音烏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注馬曰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

僵仆不違於仁也

集解

鄭曰造次倉卒也

釋文造次七報反馬云云

鄭云云顛沛音貝僵居良反又蒲逼反箋漢書河間獻王傳被

木今作偃仆音赴又蒲逼反箋漢書河間獻王傳被

者顏注造次謂所嚮必行也詩大雅蕩篇顛沛之揭

傳顛仆沛拔也正義顛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

故以顛爲仆沛者勿違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爲

拔維城案讀拔如字是以爲大木斯拔之拔非也陳

與疏顛讀爲顛沛讀爲跋拔與跋通說文顛跋也跋

顛也顛跋本字顛沛假借字論語埃質曰說文解字

趺倉卒也从走卩聲讀若貳鄭公讀次爲趺也顛沛

讀若趺跟說文解字曰趺走頓也从走眞聲讀若顛

跟步行獵跋也从足貝聲是從江說顛沛當爲趺跟

從陳說當爲顛跋而其以顛沛爲假借則同也穀梁

傳二十三年傳註引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無終食之間句當是撮舉經文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

釋文好仁

呼報反下同惡不仁惡烏路反下同

雙下無者字

惡不仁者其爲仁

矣

吳志願雍傳注引矣作也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

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

之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禮記表記與仁同過

然後具仁可知也論語後錄曰君子羣而不黨故謂黨爲過論語補疏曰觀讀如觀其所由之觀但見其

過而概加責焉非仁也
諱視而察之則知仁術矣各
於其黨卽是觀過之法此爲
泣民者示也漢書外戚
傳燕王上書稱子路喪姊
井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
曰由不幸寡兄弟故不忍
除故曰觀過知仁後漢書
吳祐傳裔夫孫性私賊民
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遣
性伏罪祐屏左右問故漢
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
可謂觀過斯知人矣仁作
人疑當時本
有作人者四書臚言謂仁
是人字本此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箋漢石經矣作也口知錄曰有

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
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不知
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
而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說文

也論議也蓋謂不
足與論道語道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注鄭

日莫無所貪慕也

釋文適丁歷反鄭本作敵莫武夔博反鄭音慕云云與比毗志反

論語古義曰古敵字皆作適禮記雜記赴於適者荀子君子篇告無適也注皆讀爲敵陳鱣曰鄭讀莫爲慕者慕从心莫聲古本省作莫曰白虎通諫諍篇曰君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眾臣勸罰一惡而眾臣懼若爲卑隱爲不可殆也論語後錄以爲此言君臣而僭其文范甯訓適莫爲厚薄無依據又後漢劉梁和同論云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李變傳變拜議郎所交皆舍短取長成人之美其時穎川賈彪苟爽雖俱知名而不相能變竝交二子情無

適莫

子曰君子懷德

說文懷念思也

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

惠注

包曰惠恩惠也

集解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釋文放於利方往反

箋

漢書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贊注

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怨說文云惠也志恨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注

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

集解

箋班昭疏賈逵薦劉殷書竝

引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知古本乎字上有於從政三字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注

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

集解

箋潛夫論貴忠篇引孔

子曰不患無位患己不立疑卽約舉此章文

之道忠恕而已矣

釋文忠恕音庶說文忠敬也恕仁也周

如心曰恕全祖望經史問答云一者誠也天地一誠而已矣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矣天地之一以貫之者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聖人之一以貫之者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學者之一以貫之者也其謂聖人不輕以此告弟子故惟曾子得聞之次之則子貢而畢竟曾子深信子貢向不能無疑蓋曾子從行入子貢從知入子貢而下遂無一得豫者則頗不然子貢之遜於曾子固矣然哀公下劣之主也子之告之則曰天下之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以行之卽一以貫之也哀公尙得聞此奧旨曾謂七十子不如哀公乎其謂子貢自知人不如曾子從行入則以多學而識之問原主乎知然亦未可以槩子貢之生平而遽貶之觀其問一言而可以

終身行則非但從事於知者矣聖人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亦豈但子貢哉仲弓問仁子之告之不出乎此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也即忠不欲勿施恕也曾謂七十子更無聞此者乎洪頤煊湯錫蕃曾氏一貫論多從其說惟趙春沂論謂一田之指或曰兼體用或曰兼知行或又曰一爲忠田爲恕此皆不明六書之誼者也說文田窮物持之也从一橫田一者何惟初大始道立于一故曰一達謂之道此一田之指無可易者今日即說文六書之例推之文从一者一在上爲天一在下爲地如又从二在天地之間不字从一一猶天也至字从一一猶地也故古文上字皆从一一猶天也至字从一一猶地也故爲士一者道也此非一田之終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田之謂乎士事也數始于一田之終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田東西一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一十數之具也一爲以備此又非一田之謂乎且忠恕二字皆从心六書之例又或以一爲心如音聲生于心有節于外謂之音从言含一一即心也是忠恕之爲一田與六書誼

合此證之說文
而可通者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箋說文無喻字錢坫疏

述何曰董子曰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士
夫之事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墮乏者庶人之事也
君子不可貨取而小人當因其所利而利之

子曰見賢思齊焉

注包曰思與賢者等也

集

見不賢而

內自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

注包曰幾微也言當微諫納善言於

父母也

集

箋禮記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注隱謂

引此文祭義云父母有過諫而不逆注順而諫之即
此幾諫也論語後錄曰幾微也坊記微諫不倦微諫

卽幾諫內則所謂柔聲以諫也白虎通德論子之諫父法火以燦木也子諫父以恩故但燦之木無毀傷也案木子火木火之父故論云爾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包曰見志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

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已之諫也

集解 箋 禮記坊記微

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此所謂不怨是所謂不怨者卽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也勞而不怨皇疏引禮記雖撻之事已當盡力服勞爲證邢疏謂父母使己以勞辱之事已當盡力服勞不得怨父母義皆未允經義述聞曰高誘淮南精神篇注云勞憂也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謂憂而不怨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憂矣孟子萬章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怠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對亦謂憂而不怨下文曰推

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是其證祭義曰父母愛之喜而勿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懼與憂事相近又一證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注鄭曰方猶常也

集解

禮記玉藻云親

老出不易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注鄭曰孝子在喪

哀戚思慕無所改其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爲也

一

文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是孔注

箋

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

漢石經亦有此章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鄭注之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注見

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集解○釋文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又作

鄭玄語辭
未知孰是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注包曰古人之言

不妄出口者爲恥其身之行將不及也

集解逮音代又

計反爲身
子僞反

箋

上元管同四書紀間曰出如小德
出入之出其訓踰也過也舊說非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釋文鮮矣仙
善反少也

箋

後漢書王暢
引無者字漢書

外戚傳引無矣字師古注謂論語載孔子之言鮮少
也謂能行儉約而有過失之事如此者少也經讀考
異曰此凡兩讀以約句失之者鮮矣
句又以約失之者句鮮矣句義並通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注包曰訥遲鈍也言欲

遲鈍而行欲敏也

集解

鄭曰言欲難

釋文欲訥奴忽反
包云云鄭云云行

下孟反下同。箋說文訥言難也。玉篇訥下引論語君遲鈍徒頓反。箋字欲訥於言，或作訥。禮記檀弓文子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注：訥，訥舒小貌。正義謂言語卑下也。維城案：舒有遲緩意，遲緩則無易言是兩義可兼。通史記萬石君傳贊引此徐廣注：訥字多作誦，音同假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箋：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引此以爲言修德不獨生爲之，而已必有近助也。易坤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虞翻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故德不孤。孔子曰：必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注：鄭曰：數，謂數已之功勞也。釋文：鄭世主反，謂數云云。箋：陳鱣曰：從梁武帝育色具反，注同。箋：古爲臣者自矜其功，每多被黜，故鄭云爾。

里仁

卷二

論語古注集卷二終